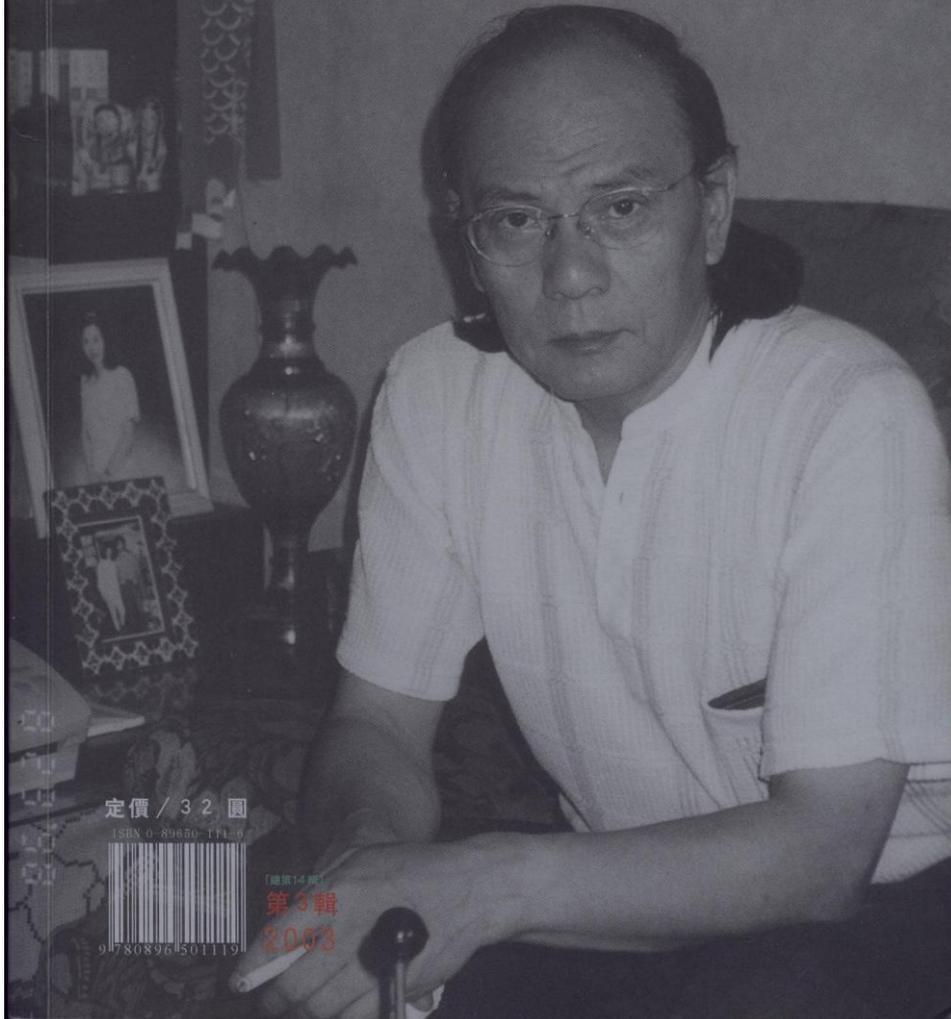


新世紀 · 新視覺

藝術狀態



定價 / 32 圓

ISBN 0-89650-111-6



9 780896 450111

「總第14期」
第3輯
2003

張大力談話錄

張值：張先生，如果你大學一畢業就留校當老師，你還會有現在的選擇嗎？

張大力：那要看我的個性有多強，倘若我的個性很強，那個圈子容不下我，也會導致我離開那裏面，去選擇別的生活。如果我的個性不是很強，我會歸順他們。

張值：我發現你是一個很注重結果的人，而且你對自己或身邊的人特別關注，包括對生活環境的關注。這些在你早期的作品中就流露出來了。你能談談你的“鑿牆”系列嗎？

張大力：1998年我開始了“鑿牆”。在這之前都是畫在牆上。也是一個偶然的機會，我看到拆遷的牆上有一個大洞，從大洞裏看現代的建築覺得是另一種情調，那些民工還在那兒拆，我想：你們拆，我也去拆。但我的方式與你們不一樣，你們是在毀滅東西，而我是在表現城市的變遷，是一種藝術的創造。剛開始是我自己拆，這洞太大了，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干完。於是，我就請這些民工幫助，我付給他們錢，



張大力作品

張值：你能不能談談鑿牆過程中，你是懷着一種什麼樣的心情來對待這件即將誕生的作品的？

張大力：有一種很強烈的快感！當你慢慢地鑿透之後，在洞的後面出現你想象不到的一種效果，那時是非常興奮的，趕快拍照把它記錄下來。因為我的作品存在的時間很短，有的只有半小時，最長的也只是一兩天，這些作品就沒了。我也鑿壞過，一個大洞快鑿好了，突然牆塌了，呀！真的很心疼，可沒有辦法，就再去鑿新的牆。就這樣一個接一個，一鑿好就趕緊拿相機拍下來，我隨身都帶四、五個膠卷，不同的角度我都拍，如果有一卷裏只要一張照得好的，就已經把作品記錄下來了。

張值：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架上繪畫的？

張大力：2000年的時候，我去天安門，以為那裏會放煙花。新世紀的到來，應該有一種祥和氣氛。所有的人擁到天安門才知道煙花是在世紀壇放，我還沒有進廣場呢，警察就走過來讓我“滾”，不讓我在那兒停留。一下子那種祥和的氣氛就被破壞了，我當時就回家畫一個平面的東西。Ak m47這個符號是暴力的象徵。我就透過這種符號來畫那晚見到的面孔，我就專門畫這些人的臉，一直畫到現在。

張值：你的架上繪畫與“鑿牆”作品有什麼必然的聯繫嗎？

張大力：你看到的拆牆是一種對傳統文化的破壞；我的架上繪畫，表現的是精神遭受到破壞。一個是在畫布上畫的人臉，一個是在建築上畫的人頭，他們後面的精神是一樣的。

張值：也就是說一種是物質的破壞，一種是對人精神的摧殘。

張大力：後來，我碰到一個朋友，他是在巴黎過的2000年，他說那天太激動了！所有的人都擁抱，無論是認識還是不認識都在彼此祝賀。可是天安門的中國人為什麼就不能那樣高興呢？

張值：好像你還有一個符號叫“18k”，你能說說適之中的含義嗎？

張大力：“18k”這個符號是從金子中來的，主要想表現物欲，但後來沒有發展下去。物欲是中國人最大的問題，在別的國家也有物欲，但不像中國這樣沒有任何人能避免，包括一個“農民”，他蹲在路邊看到馬路上汽車經過，也想明天買輛汽車，要比你還強，他不問問自己有沒有這個能力。這是無端來的物欲，却不知道自己的能力有多大。古人說

“取之有度”，“度”是指你有沒有這種能力、你能控制和把握這種能力；你不能殺了一個人，把他的錢財搶走，回老家蓋一幢大房子，讓別人看看都說好！却不管你這錢是怎麼來的，認為只要有錢就好。這樣做人的“度”就沒有了。這種狀態下，中國人的問題特別大。

張值：這些與你現在做的“種族”是有很大的聯繫，這的確是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，你前面講的“種族”作品具體是怎麼做的，你能談談嗎？

張大力：我是原封不動地把人體拷貝下來，每個模型做一個人。我認為人的身體與時代的精神是密切相關的，比如你是什麼思想的人，你的臉、你的身體就會長成什麼樣子。

張值：好像你還搞了不少雕塑人頭像，也是直接從人頭上翻模的吧？

張大力：是這樣的。我翻了一百個人的頭像，這種感受也很強烈，雖然我用的材料很簡單，但記錄人的表情是非常真實的。

張值：你能具體說說你做“種族”這件作品的情況嗎？你又如何去發展它？

張大力：我從今年六月份開始做這件作品，到現在做了二十幾個。最近，在大山子那兒有…個展覽，有很多人參加，《種族》作品也參加這個展覽。我想繼續做下去，做到五六十件時可能才會有一些感受，堅持做兩年以後，可能才會出現一種面貌。

張值：你選擇的對象是些什麼人？

張大力：民工和妓女。這個階層的人很多，有的人特別瘦，排骨都露了出來。以前我都是看表情。表情有時會偽裝，但身體不會。一個人的精神直接影響着身體，身體是不會偽裝的。如果我做了500個或更多，它就會真切地記錄我們這個時代人們特殊的生存狀態。